

杜
克
洛

獄中書信集

獄中書信集

杜克洛著

伍仁譯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249

獄中雜記

著者：杜 克 洛仁社
譯者：伍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1—15,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杜克洛在法庭上

CAC04/03

(4)

Voter pour GASTON AUGUET

candidat du mouvement Républicain, Démocrate et Antifasciste
présent par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C'est voter pour la paix, la liberté et la paix

C'est voter pour l'unité de la classe ouvrière et pour
l'union de tous les Français qui veulent participer
à la future Grande Révolution d'une nouvelle ère

C'est voter pour un gouvernement d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d'indépendance nationale et de paix

C'est voter pour la France que les
communautés veulent et feront avec tous les
Français et le Français se battra volonté

LIBRE FONTE ET HEUREUX

Jacques Duclos

杜克洛的手蹟

(原文為致歌謡函的末段)

出版者說明

本書係按法國巴黎社會出版社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印行的初版本譯出。原著所附各國共產黨抗議法國政府非法逮捕杜克洛的函電以及愛呂霞和阿拉貢獻給杜克洛的詩篇，略去未譯。

為便利讀者閱讀起見，添加了一些備考性質的註釋。除譯者所加的一部分外，凡人民出版社編輯部所加，均標明〔編者〕兩字。

JACQUES DUCLOS
ÉCRITS DE LA PRISON
Éditions Sociales
Paris, 1952.

 ,700 元

目 錄

序	馬特拉索	一
共產主義將永久存在！		九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我們的國家既不願被奴役，也不要戰爭！		二一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二一
控告瀆職		二三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二三
杜克洛提出控訴！		二六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二六
對預審推事的第一次聲明		二七
(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		二七

吉爾布麗特·杜克洛對記者的談話

二元

爲所有於五月二十八日遭受拘禁的人爭取政治犯待遇

三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明天的勝利者決不是監禁他人的人們

三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對預審推事的第二次聲明

三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

在巴黎第二區進行選舉前給格斯頓·歐蓋的信

三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五日)

給國民議會議長的第一封信

五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六日)

給國民議會議長的第二封信

五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杜克洛要求與內政部長布呂納對質

六元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美國式的陰謀

七元

給法國總統的信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八三

附 錄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宣言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九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給杜克洛的信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一〇一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展開全國爭取釋放杜克洛運動的決議

一〇四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宣言

(一九五二年七月四日)

一〇八

序

馬特拉索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晚十時許，塞納省議員、法國共產黨書記雅克·杜克洛於乘車返回蒙特勒伊寓所的途中，遭到逮捕。然而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任何議員在任期内不得被控訴。刑法規定：任何警官或任何法官若藐視人民選出的代表的特權而加以逮捕，即犯瀆職罪，應受降職的處分。

用以辯解這次逮捕的藉口是：杜克洛是以現行犯當場被捕的。逮捕的當晚，警察當局說，這是違反了賴伐爾禁止在公共街道上示威遊行的命令的現行犯；翌晨，檢察官和預審推事又說，這是陰謀危害國家內部安全的現行犯。

一個月以後，巴黎上訴法院偵察庭宣佈對於現行犯的指控完全不能成立，杜克洛的被捕、被控告和被拘禁都是非法的，因而針對他的控訴是絕對無效的。該庭裁決立即釋放。

杜克洛和他的辯護律師們從第一天起就不斷聲明的各點，竟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才獲得一次司法程序的鑑定。我們偉大的朋友在一個月內作了片刻不懈的、場面雄偉的戰鬥，而戰鬥的結局不僅控訴的非法性因而成立，而且整個控訴的虛偽性也非常明顯地確定了。敵人的每一句謊話，每一件挑釁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戳穿了。每一次詭計或偽造證件企圖或可能性都在事先被指出了。

讀了杜克洛的獄中書信集裏的文件，就可看出這一戰鬥的主要步驟。這些文件說明了一個辯護過程，可作為攻勢辯護的典型示範。而杜克洛的辯護律師們，馬爾賽·維拉爾、若·諾爾曼、保爾·文尼、聶魯姆·費魯契、米歇·布律吉埃、沙·李德曼和我自己，都有了寶貴的機會，幾乎每天見到他，從他那裏學習了關於革命的毅力和決心的終身難忘的一課。

當我們看到杜克洛手上帶着镣銬，被領到小預審室裏去受審的時候，我們感情上的激動是可想而知的。這個人受到法國人民的高度熱愛，是多列士的戰友。這個人在足足四年中會被希特勒匪幫視為法國抵抗運動最高負責人之一，欲得之而甘心。這個人，連受他指揮而行動的親密朋友們被納粹特務逮捕後，雖遭受了最殘酷的拷打，還堅決不肯

吐露他的行踪。這個了不起的人就在那裏，雙手被鎊着，夾在兩個憲兵的中間，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但祇要瞧見他一副鎮靜而露着微笑的面容，祇要和他交談幾分鐘，聽取他對於情況作一番清楚的分析，我們就可控制住我們激動的情緒了。

繼而是我們在桑台監獄的歷次訪問。杜克洛立刻要求政治犯的待遇，在費雷納監獄作短時間勾留後，就和斯梯一同時獲得這種待遇。接着他爲了別的被控者，包括他的司機、隨從以及因五月二十八日示威遊行而被捕的一切愛國人士在內，不斷地要求同樣的待遇。這一要求之被有計劃的拒絕，說明了政府的顧慮是由於企圖對杜克洛有所暗

一 安德烈·斯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人道報」總編輯。他於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早晨被非法逮捕，因爲他在「人道報」上發表一篇社論，號召巴黎勞動人民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共和國廣場上舉行示威，抗議李奇微抵達巴黎。在法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抗議下，斯梯已在七月十八日晚由巴黎上訴法院偵察庭釋放出獄。

斯梯也是法國優秀的青年作家，著有「同志們，礦工這兩個字……」、「寒納號出航」、「第一次打擊」等書，反映了法國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其中長篇小說「第一次打擊」曾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獎金。

——編者

算，因而想阻止其他一同被拘禁的人們來保衛他的安全，同時是由於政府又害怕與偉大的囚犯的興奮的接觸，對於其他被控的人們來說是重新取得勇氣和進攻精神的源泉。

杜克洛的身體健康雖受到嚴重的摧殘，但他在獄中的時日（除了最後時期因健康情況惡化外）基本上是工作和學習的時日。他不斷地寫作和閱讀。他閱讀的範圍，從報紙的摘錄到德萊弗斯訟案的歷史^①，從狄特羅^②的著作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其閱讀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

他的骯髒的牢房，發散出煤氣的臭味。他却把它裝璜起來，在牆上掛着幾張圖片，列寧的像片，斯大林半身側面的圓型浮影像，滿臉笑容的多列士像片，兒童們要求釋放他的圖畫，保爾·愛呂霞親筆寫的一首頌詩……當雅克說話的時候，他的一股素有熱力

杜克洛被非法逮捕以後，遭到司法當局的種種虐待。被捕的當晚（五月二十八日），他被押到巴黎第十二區警察局。第二天，司法當局草草訊問過杜克洛後，就把他送到了巴黎以南十英里的費雷納監獄，和普通刑事犯關在一起，完全無視法律規定政治犯所應受到的尊重和應享的權利。一直到五月三十日，法國政府迫於杜克洛的嚴正抗議和人民的義憤，才把他遷到桑台監獄，予以政治犯待遇。但是司法當局仍未放棄對杜克洛的種種迫害，不但侵犯了他的政治犯權利，而且不顧醫生的勸告，使得杜克洛原來所患的糖尿病勢加重。

——編者

的勁兒，活潑而和藹的精神，在監獄裏靜默的敵對氣氛下，特別使我們感動。

而我們在這一時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預審推事雅基諾首次預審的一幕。逼於當時情勢，法官竟親自到桑台監獄裏舉行預審。所以有這一個違反習慣的決定無非是怕在法

②

德萊弗斯訟案是十九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法國著名的訟案。德萊弗斯是一個法國軍官，猶太人，以砲兵上尉銜供職參謀部。一八九四年，法國政府發現有一個法國軍官把國防秘密文件盜賣給德國駐法武官。於是國防部長就不問情由，指控德萊弗斯洩露軍事機密，下令把他逮捕，根據一個偽造的文件，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判決褫職流放。德萊弗斯的親屬要求重審該案，收集事實。結果真相大白：真正的罪犯不是德萊弗斯，而是愛斯特哈茲，一個在法國軍隊中服務的匈牙利軍官。可是具有強烈反猶太主義情緒的軍事當局反對重審。這一件事件引動社會各階層紛紛抗議，特別是大文豪左拉出面主持正義，寫了著名的「我控訴」一文。偽造證據的軍國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受到公開的指責。這件事形成一種社會羣衆運動，對當時法國文化界影響很大。該案於一八九九年由萊納軍事法庭重審，德萊弗斯仍被認為有罪，只是改判為有期徒刑十年，而由總統予以赦免。直到一九〇六年，才經法國最高法院重新審判。德萊弗斯無罪釋放，恢復原職，而他的冤獄已延長十二年之久了。

——譯者

③ 狄特羅（一七二三—一七八四），十八世紀最偉大的法蘭西唯物論哲學家，「百科全書」的創辦人和編輯。在「百科全書」中，他發揮了十八世紀的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的思想。他由於自己的激烈的觀點而受到迫害。主要著作有「論自然之解釋」、「且倫堡和狄特羅的對話」及「拉莫之甥」。

——編者

院內舉行預審，會引起羣衆的同情示威。在拘禁政治犯部分的一間廳房裏，兩隻桌子面對面的擺着，一隻桌子是推事的，另一隻桌子是杜克洛的。他的辯護律師們的坐位則擺在他的後面。他開始就朗誦他的嚴重抗議書，並且着重要求必須把這抗議書附入檔案。此後，預審開始了。但這不是人們所想像的杜克洛被預審推事審訊，而是推事被杜克洛審訊了。

「你責備我什麼？你能對我說麼，你自己知道你責備我什麼嗎？你沒有能力指出責備我的事實麼？」

推事尷尬的神情是可想而知的。經過了幾次逼辭式的解答後，他祇好吟誦從刑法典上引用的一套公式，而不能指出絲毫確切的事實。在這些語句中有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的「陰謀」問題。杜克洛聽了禁不住喊起來：

「你相信這陰謀麼，推事先生？我肯定你連你自己也不能相信這陰謀！你敢對着我的眼睛瞧着我，說你相信有這陰謀嗎？你看，你就不敢對着我的眼睛瞧我呵！」

他接着說：

「你控訴我，有什麼證據？對於這個有關陰謀的不可思議的控告，你有什麼證據？」

於是推事不得不承認：

「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什麼。」這不啻是對於那藉口逮捕的現行犯的虛構作了招供。假使一位對本案毫無所知的人在門外聽取談話，一定會把杜克洛的聲音當作推事的聲音，而把推事的聲音當作被告辯護的聲音。

杜克洛接着又說：「你一定知道我已經對你提出瀆職罪的控訴，如果事情對我有利，則對你就不利。」

幾天以後，與推事作第二次會晤。那次會晤的目的是在檢查黨書記的公文皮包的內容。這次審訊是在上午八時，正當法院內人稀的時候，悄悄地舉行的，有兩位別的推事陪審，並有五位警察圍繞着杜克洛。這回，他又朗誦了有力的抗議，要求立即撤銷控訴並立刻釋放。

由於這一要求被拒絕，他的案件才移送上訴法院的偵察庭。在這期間，杜克洛的健康曾告惡化。政府藉口爲他診治，兩次企圖把他從桑台監獄搬出來。杜克洛反對遷移，他不屈不撓的堅決意志是人所週知的。對於他爲了反對遷移提出抗議一事，他的辯護律師們竟未能作證，因爲這次監獄違反慣例，竟禁止他們入獄訪問。